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廖勤
解放日报

今日聚焦

马克龙批“脑死亡”后,北约秘书长今访美

分析指出:法总统言论反映欧洲自强意愿和北约离心现实,将为此访添变数

■本报记者 安峥

11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这次访问背景特殊:它是斯托尔滕贝格继今年4月后第二次美国行;也是下月北约成立70周年纪念峰会前的一次预热;就在访问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抨击北约“脑死亡”,引发舆论热议。外界很关心,这次北约秘书长与北约“盟主”之间的会晤是否会对马克龙的言论做出回应?双方将讨论哪些话题?又将传递哪些关乎北约未来发展的信号?

11月7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总理府,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与来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出席新闻发布会。就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谓北约正在“脑死亡”的说法,斯托尔滕贝格与默克尔均不认同,表示北约依然牢固。 新华社发

“预热”下月峰会

今年是《北大西洋公约》签署70周年。北约即将于下月3日在伦敦举行峰会,庆祝这个军事联盟成立70周年。欧美领导人届时将齐聚伦敦,抚今追昔。因此,斯托尔滕贝格此访可以说是为下月峰会“打前站”。

对于特朗普任内的白宫来说,斯托尔滕贝格并不是陌生的客人。4月初,他曾受邀访问华盛顿,并在国会山发表演讲。有评论称,美国国会之所以给他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旨在修补特朗普政府在北约身上划下的伤痕,向欧洲展示大西洋两岸依旧牢固的纽带关系。

特朗普自2016年以来一再批评北约盟国“搭便车”,认为美国对北约的付出比其他28个成员国大得多。但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近年来特朗普与北约的关系时好时坏。他在竞选期间曾称其“过时”,一度扬言让美国退出;不过在担任总统期间,他更多地承认了北约的价值。

北约是冷战的产物。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和主要欧洲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决定成立北约组织。同年8月,各国完成审批手续,北约正式成立。1955年,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签署了《华沙条约》。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在全世界展开冷战。

在斯托尔滕贝格看来,特朗普并没有贬低北约的价值。他今年1月表示,特朗普呼吁盟国增加国防开支是在“帮助北约适应现代外部威胁”;北约盟国已清楚地听到总统的声音,它们正在加紧行动。4月访美期间,他再度“附和”特朗普,呼吁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增加军费开支,达到GDP2%的门槛。

北约真已“脑死亡”?

不过,并不是所有北约盟国都像秘书长这般“善解人意”。就在斯托尔滕贝格再次访美前夕,马克龙抛出“唱衰”北约的响亮观点。他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指出,由于欧美缺乏战略协调以及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单方面侵略行动,北约正处于“脑死亡”状态;他警告欧洲,再也不能依靠美国来保护北约盟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定位。当被问及是否依然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时,马克龙回答:“我不知道。”《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就是“集体防御”原则,即对任何缔约国的攻击都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结盟国家有义务互相给予军事帮助。有评论称,马克龙如果连这项“基石”条款都怀疑,北约在他眼里基本毫无意义。

北约真的像马克龙所说的处于“脑死亡”状态?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沈丁立认为,北约确实处于“脑死亡”,因为美国不想继续当“大脑”。美国眼下正从国际主义的开放状态逐步走到一个孤立主义的状态。美国国防开支占GDP的3.5%,承担了整个北约三分之二的军费开支。它要求其他北约盟国在2024年实现防务开支占GDP2%的目标。但到目前为止,欧洲20多个国家都不及格,只有4个国家勉强及格。特朗普不想继续花冤枉钱,让其他国家继续占美国便宜。

法国为何扔“臭弹”?

法国总统的“煞风景”言论并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响应,反倒引发激烈批评。当时正在柏林访问的斯托尔滕贝格回应称,北约依然牢固,任何疏远欧洲与美国关系的做法不仅有削弱跨大西洋纽带的风险,还可能分裂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同样持反对立场。她认为,北约这一持续70年的军事联盟“不可或缺”,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符合我们的利益”;马克龙用词“太激烈”,不符合她对北约内部状况的见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把北约称作“有史以来最重要、最关键、最具历史意义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一”。德国外长马斯回应称,“不相信北约脑死亡”。

欧美媒体普遍对马克龙的言论予以指责。《纽约时报》称,马克龙的言论是在12月北约峰会前扔出“最大的臭弹”,将使峰会黯然失色。英国广播公司称,马克龙的表态让人联想起特朗普的“北约过时论”。也有观点认为,欧美领导人之所以匆忙反驳马克龙,是因为他戳破了北约看似团结的“皇帝新衣”。

法国为何对北约心灰意冷?其他欧洲国家又为何批评法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指出,法国在北约国家中的情况比较特殊。它虽然是1949年就加入的创始成员国,但1966年后曾经退出北约,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重返组织。因此,它一直主张对北约保留一定的独立性,一直推动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卫能力。马克龙之所以提出北约“脑死亡”,主要还是对持“美国优先”立场的特朗普政府表达不满:其一,他认为美欧在这个军事联盟内缺乏战略协调;其二,他怀疑一旦遇到危险,美国是否真的会出面保护欧洲。此外,也不排除马克龙希望借此引起话题,让美国更多地担负起责任的可能性。至于默克尔等人批评法国,可能因为在他们看来,特朗普的态度不等于美国的态度。

沈丁立认为,马克龙对美国的做法表示不满,希望得到更大的自主性。但在默克尔看来,欧洲安全离不开美国,北约遇到的问题责任不能都怪在美国头上。因此,她对马克龙的说法提出批评,重申北约的重要性,对美国做出让步和安抚。

美仍“牵挂”涨军费

马克龙说北约“脑死亡”,其实不仅批评北约内部的离心和失序,也表达出欧洲改变战略观念、提升自身地位的迫切愿望。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马克龙此次表态除了对特朗普决策随意性的批评之外,也凸显出70年后的今天,欧洲国家领导人正意识到依靠美国为整个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旧北约模式恐将难以为继。

有评论称,上述不太和谐的“画风”为斯托尔滕贝格的二次访美增添变数。特朗普会和他谈些什么?他会不会像默克尔那样连握手都被特朗普忽视?

按照白宫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将在14日与斯托尔滕贝格举行工作会议,双方将讨论北约盟国“在增加国防开支、确保更公平分担责任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媒预计,反恐、5G网络、网络安全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等也将成为会晤议题。按照北约方面的说法,斯托尔滕贝格在华盛顿期间还将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国会议员。他将参加一个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讨论叙利亚东北部局势等问题。

冯仲平认为,特朗普与斯托尔滕贝格的会面更多只是象征意义。总体而言,特朗普并不重视北约,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下,他没有多少通过多边军事机构保护欧洲的意愿。但他身边的团队、庞大政府机构会告诉他北约的重要性,他也会跟着他们说些场面上的话。

沈丁立认为,特朗普会继续重申让北约盟国提高军费开支,不仅是2024年实现占GDP2%的目标,还会继续建议各国将军费提升到GDP的4%;斯托尔滕贝格则会拉拢美国,附和特朗普的要求,呼吁北约盟国增加军费开支。因为欧洲内部力量不平衡,在防务领域离不开美国。实力最强的是德国,但英国对它心存芥蒂,永远不会跟这个大陆国家合作,它需要与一个离岸的海洋国家——美国展开合作,此其一。其二,法国对德国也有心理上的不服气,但体量上德国比法国更占优势。因此,欧洲最主要的三国谁也不服谁,需要美国来维系它们之间的平衡。

新闻分析

“受不了”但“离不开”

■本报记者 安峥

北约是美苏争霸的“副产品”。如今70年过去了,冷战早已结束,北约失去了战略对手和防范目标,自然就处于身份迷失的状态。欧洲已逐渐意识到不能把“宝”全押在美国身上,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北约这个“70岁”的军事组织又将往何处去?

欧洲难战略自主

有评论称,法国总统马克龙手捧“戴高乐主义”衣钵,认为重振独立、强大的欧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事。在其推动下,欧盟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一,顶层设计上,打造欧洲共同防务计划的意愿不断强化,相关合作逐步落地;其二,大国关系上,欧洲不甘于做俄美对抗的前沿阵地,希望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建立新的安全架构。但是,欧盟“战略自主”的美好愿景并不会轻易实现。一来,欧盟补强军事短板非一日之功,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在安全上显然更信赖美国;二来,北约是跨大西洋军事合作的成熟体系,美国需要用它锁住欧洲、稳定后院,不会轻易“松手”。因此,在可见的未来,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大西洋两岸仍将保持心理上“受不了”、事实上“离不开”的纠结状态。

北约愁自我重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指出,战后长期以来,欧洲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现实层面,都很难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不可否认,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北约存在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欧洲内部对于北约存在的必要性也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这个防务联盟可以向政治联盟转变;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则希望北约能够对抗俄罗斯。总体而言,如今的北约更多是在发挥给欧洲“上保险”的功能。

“北约面临的问题,是它一直在找自己的定位。”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沈丁立指出,北约成立的初衷,是防范苏联扩张而构建一个防御性军事组织,通过结盟的方式集体防御、扩大共同安全。随着冷战结束,它的敌人消失了。但它又碰到了新的对手,就是与宗教、文化、极端主义牵扯在一起的新敌人。北约并没有认真研究如何对付这个敌人,如何重塑北约,如何将“过时”的军事集团转变为适应新环境的政治文化经济集团。

莫拉莱斯赴墨避难,反对派“自助”登台

临时总统仓促上任地位不稳,玻利维亚政局动荡恐将持续

■本报记者 杨瑛

在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11月10日宣布辞职后,该国参议院第二副议长、反对党成员珍尼娜·阿涅斯12日在国会宣布自己接任临时总统,并承诺尽快再次举行总统选举。而在此前数小时,莫拉莱斯已前往墨西哥寻求政治庇护。

新总统被斥非法

当地时间12日,珍尼娜·阿涅斯在玻利维亚行政首都拉巴斯举行的国会会议中,首先继承了目前空缺的参议院议长职务,紧接着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

但是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议员没有参加当天的会议,使得当天参会议员人数未达到法定人数,因此这一任职并未进行正式投票。对此,莫拉莱斯所在政党表示,阿涅斯接任临时总统未经投票,当天的立法会议是“非法的”。

阿涅斯11日晚在接受采访时一度情绪激动,哭着表示,自己愿意暂时担任该国临时总统,是为了终止莫拉莱斯辞职后持续加剧的暴力活动。

根据玻利维亚宪法,在国家元首缺席的情况下,按副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的顺序接替总统职务。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辞职后,副总统、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均已辞职。阿涅斯在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前已宣布担任参议院议长。

美联社指出,阿涅斯是“自助”就任总统,玻利维亚的政治危机将一名女性反对派参议员推上了该国的最高权力位置。

据外媒报道,现年52岁的阿涅斯拥有司法学和法学学位,曾经担任过律师和电视台主持人,也是一名女权活动家。

2006年,阿涅斯参加了制宪会议,帮助起草玻利维亚现行宪法。宪法于2009年生效,首次承认玻利维亚为世俗国家,赋予原住民自治权,并限制私人土地所有权。2010年,阿涅斯担任贝尼省东北部参议员。2014年,阿涅斯加入玻利维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党。

从政治立场上看,阿涅斯是莫拉莱斯的坚定反对者。上周警察与反政府抗议者发生冲突时,她曾公开对媒体表示,要求莫拉莱斯辞职。

值得一提的是,阿涅斯的丈夫是哥伦比亚政治家赫克托·卡尔瓦哈。卡尔瓦哈家族在南美声名显赫,规模庞大。卡尔瓦哈集团则是哥伦比亚当地一家大型私营跨国企业,创立于1904年,业务涉及拉美十多个国家,涉足包括造纸、文具和办公用品、出版和编辑等多个行业。

依据玻利维亚宪法,法定人选继任临时总统后,总统选举必须在90天内举行。只是,玻利维亚最高选举法院院长等多名官员先前因涉嫌选举舞弊遭警方逮捕,玻利维亚选举系统受到打击。阿涅斯11日说,总统选举必须在明年1月22日以前举行。

前总统无路可走

就在阿涅斯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前几小时,莫拉莱斯已乘坐军用飞机前往墨西哥寻求庇护,飞机中途经停巴拉圭补充燃料。

当地时间11日深夜,已宣布辞职的莫拉莱斯发布推文称,“兄弟姐妹们,我要去墨西哥了”,并扬言对“因政治原因离开祖国感到痛苦,但我将始终保持专注,并将以更大的力量和精力重返这里”。

有分析指出,莫拉莱斯一走了之,实因无路可走。一方面,他赖以维持执政地位的基本盘——军警、政府高层、工会相继站到其对立面;另一方面,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大本营埃尔阿尔托,还有故乡科恰班巴都发生骚乱,莫拉莱斯凭借一己之力已无法平息动乱。

而墨西哥始终是莫拉莱斯的坚定支持者。莫拉莱斯被迫下台后,拉美国家态度呈现严重分化。委内瑞拉、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拉美国家领导人和政界人士对他表示支持,谴责这是玻利维亚对莫拉莱斯发动的一场“政变”。墨西哥外交部长更是表示愿意向莫拉莱斯提供庇护。

法新社指出,随着莫拉莱斯前往墨西哥,不排除更多外来势力将卷入玻利维亚政治乱局的可能。

12日,在玻利维亚拉巴斯,珍尼娜·阿涅斯(中)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后戴上总统绶带。 新华社发

谁为阿涅斯站台?

美联社报道称,阿涅斯的上台将暂时结束权力真空的局面,但玻利维亚正陷入新的政局动荡之中。阿涅斯未经参议院法定投票就接任临时总统,也没有经历民主选举后宣誓就职的过程,这使得她的执政地位显得“站不住脚”。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会为阿涅斯站台?阿涅斯出任临时总统获得玻利维亚宪法法院支持。有报道称,阿涅斯也已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威廉姆斯·卡利曼会面,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她可以从其他权力中心获得多少支持。

还有分析认为,新执政者能否拿出莫拉莱斯那样令人信服的成绩单,同样值得怀疑。尽管莫拉莱斯任内存在社会各阶层分配不公等问题,但在经济上确有亮眼表现。玻利维亚曾是南美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在莫拉莱斯执政近14年间,GDP翻了两番,年平均GDP增速稳定在4%的水平,贫困人口也大幅减少。

而玻利维亚当下所面临的最紧要问题是,在国家政权经历一系列戏剧性转变后,这个国家正陷入愈发严重的冲突和动乱中。据外媒报道,在阿涅斯宣布担任临时总统后,愤怒的莫拉莱斯支持者聚集在位于拉巴斯省的国会大厦外,指责阿涅斯的行为是试图夺取政权,高喊“她必须下台”。

以色列空袭加沙,炸死杰哈德指挥官

内塔尼亚胡此时出手除了敲打伊朗,可能还有意借军功自保前程

■本报记者 李雪

据外媒报道,以色列11月12日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致使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高级指挥官遇袭身亡。随后,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近200枚火箭弹展开报复。

“回敬”近200枚火箭弹

以色列方面称,以国防军当天发动袭击。袭击地点中有一处被称为“恐怖隧道”,该处被杰哈德计划用来袭击以色列平民。此外,以色列还针对训练基地、武器工厂和储存设施等发起袭击。此次空袭中,杰哈德一名指挥官巴哈·阿布·阿塔身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阿塔为“定时炸弹”,是来自加沙“恐怖主义的主要煽动者”,需要为多次针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负责,还称阿塔计划发动更多袭击。内塔尼亚胡透露,该行动在10天前得到批准,以色列一直在等待“最佳情况”,袭击的同时尽量减少平民伤亡。他称,以色列对事态升级不感兴趣,但已准备好迎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阿维夫·科查维则表示,阿塔破坏了最近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的努力。

确认阿塔身亡几分钟后,杰哈德随即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还以颜色。以色列军方12日傍晚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凌晨开始,以色列共遭受190多枚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

在阿塔的葬礼上,杰哈德领导人哈立德·巴驰称,以色列已经“宣战”,该组织将进行报复。

另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SANA)报道,大约在实施这一袭击的同时,以色列对位于大马士革的另一个杰哈德领导人也发起袭击。

空袭时机敏感微妙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称,杰哈德是加沙地带仅次于哈马斯的第二大武装组织,总部位于大马士革,受到伊朗支持,并与黎巴嫩真主党关系密切。

虽然同被视为以色列的死敌,但与哈马斯不同,杰哈德从未参加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选举。2014年以来,哈马斯、杰哈德虽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但紧张关系一直存在。以色列认为,杰哈德需要为从加沙地带发射的不少火箭弹袭击负责,该组织还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西方国家视为恐怖组织。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东记者汤姆·贝特曼称,今年以来,阿塔在加沙声名鹊起,其行为越来越不受占据主导地位的哈马斯的控制。美联社也称,尽管比哈马斯实力弱,但在伊朗的大力支持下,杰哈德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变得更加强势,并经常在没有哈马斯支持的情况下行动。

美联社指出,以色列此次空袭,似乎是向伊朗释放信息。最近几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频繁在讲话中表示,伊朗在该地区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并誓言进行反击。

而空袭发生的时机,也正值以色列政治的敏感期。美联社指出,今年,以色列经历了两场没有定论的选举,内塔尼亚胡未能组阁,其对手、蓝白党领导人甘茨目前获得组阁权。与此同时,腐败指控为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蒙上阴影,若留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处于对抗任何指控的最佳位置,而此时成功的军事行动对他的政治生涯有利。

至于未来局势如何,美联社报道称,埃及正承担调解者的角色,努力缓解紧张局势。《华盛顿观察家报》称,第一,阿塔身亡后,考虑到以色列国内政治因素,以色列将会保持克制;第二,哈马斯也有理由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美联社指出,加沙地带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在此情况下,哈马斯似乎倾向务实,不希望与以色列开启新一轮战争;另外,伊朗的动向也值得关注。